

往城管打电话不灵,就往街道办打

11

热点读物



随风打酱油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个文艺范儿、善良幽默、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好青年,从一个城管队员的角度,真实记录自己的工作,最终换来理解,赢得尊重。他曾是混迹于网络的80后愤青,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城管队员。从整天在网上骂人到整天在岗位上被人骂,这种转变让他心态失衡、发蔫、暴躁。然而,他最终成了一名优秀的城管队员。从“网络愤青”到“优秀城管队员”,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上期回顾】

好多人说民生,都爱说这个词儿:生活所迫。我在队里工作时间不长,可能见识也没多广,但就接触的人来看,有没有所谓的穷人?真

整天做北京的城市管理工作,真的很有感触。

这个城市,以前大多数居住者都会把它当成家,现在不管是老北京人,还是外来人,不少人都把它当成个自身以外的地方,好像北京城怎么样跟他全没关系。

你居住在这个城市,它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关上门再干净,一出门垃圾成堆、小广告满墙,哪儿哪儿都是小摊子,黑中介、黑导游、骗子、小偷满街跑,这个城市就完了!

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北京的膨胀是必不可少的一站。但我真的怕,有天这站过去了,人都走了,回头再看看,这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想当年,傅作义宁可投降,也不交战毁城,为的就是保护这座城市的美好。再看看现在……和平年代的破坏力比战争时如何?

哪里都得有人管,全世界都一样。大眼儿那句话说得有点儿诗意:治国犹如带小弟。一群人在一处生活,我觉得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给他们一个“想头”。这就是信仰的重要性,说了那么多,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别让老百姓身体闲着、脑子空着。给年轻人当明星和偶像剧,给中年人小三,给老人观音菩萨和耶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作为北京人当城管,起初都比别人多了一些想法。队里也有部队复转的,我们有一位副队是山东人,在北京都10多年了,别看一口山东口音,内心可完全是北京人了。

那天他跟我说:“这小摊啊,我看都是外地人坑外地人!”北京这几年的确不好过,而且是越来越不好过。我不爱说外地人不好,因为我每天都在和他们打交道。可以说,糟蹋北京城的人都归我们管。日子长了,

我就发现,反而是北京人自己有时候不是很好。

外地人来北京,就犹如北京人去美国。我一哥们儿去美国留学,说是留学,其实就是上个野鸡大学,混在那儿了。我俩聊天,他就说,美国人待见中国人,那感觉就像他在北京不待见外地人。

有时候,不是素质的问题,而是生活理念的根本不同。还拿我之前说的灌饼举例子,他弄一个盆,夜里撒尿用它,白天和面还是它。您听着都快吐了,人家觉得没神马,完事儿拿洗洁灵都洗了,干净着呢。

我工作这么长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先不喜欢外地人,后来感慨北京人操蛋的也不少。就拿租房子来说,有些北京人的房子,出租也不看什么人。他明明知道这是干无照经营的,或者是有点儿不法行为的,也照租不误。我没拦着谁赚钱的意思,可您赚钱了,别人受得了吗?

还有些人,在小区里遇上我了,BB半天这儿怎么乱,怎么该整治,完了就完了。您有那么些吐沫,给街道办居委会打个电话好不好?向他们投诉投诉,这边怎么乱,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一说,他们就爱说,那不管用,白搭工夫。您怎么就知道没用呢?

之前我说过的那位大哥,投诉海淀那边有个篷子出租给无照经营者,死磕了多少天?还在网上发帖(大哥死心眼地认为城管必须管,其实根本不是城管的管辖范围),这位大哥就不是北京人。北京话管这叫轴。咱北京人,就缺这轴劲儿。咱老觉得一回没人理,就臊眉耷眼的。您多打一回,多几个人打!我告诉您,别怕所谓的“上面有人”“背景很硬”。您试试,一个小区100人打电话投诉,每人打两遍就行,绝对见效。

再告诉诸位一个诀窍,往城管

打电话不灵,您就往街道办打,街道办比我们权力大。他们相当于“地主家的管家”,我们是“地主”雇来干活儿的,您则是“地主家里人”。您使唤不动我们,就往死里投诉“管家”。“管家”再拿大,也不敢把“地主家里人”全得罪了。

这招还是我妈教我的,老太太就那么干。看见小区里有人糟蹋绿地,立马就往物业打电话。物业不灵,就往居委会和街道办打,能不歇气儿说一小时!我都佩服街道办那接电话的怎么那么有耐心。老太太说得对,反正闲着也没事,就当找人聊天了。

身为北京人,或者是身为某个小区的长期居民,除了您自己,没人会关心这里的环境和生存状态。

—

有人说,那把地下室封了、隔断房封了的政策都是针对外来人口的。我觉得不太对。凭着人民群众的智慧,神马政策也能想出对应的办法来!所以,这个政策不会是针对外来人口,而是这种隔断房和地下室的出租,随着承租人变多,问题也变多了。安全隐患在人少的时候不明显,可人太多了,这个隐患就是养祸了。这回回堵方案一出来,大家又是一通议论,车市也得把明年的钱赚出来了。

但甭管怎么说,好歹给你出台了一个政策,好歹顶着压力,限制了一部分外来人口,这对北京土著来说,可能心里多少有点儿安慰吧。

至于外来朋友,估计该失落了,又得说北京人不容人了。

可细细想想,太容人了,谁也不舒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若有本事,哪儿都养活人;要没本事,哪儿都是混日子。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自强不息。

若癌症转移复发,别轻言放弃

9

健康人生



何裕民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癌症只是慢性病》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裕民先所编著的《博导谈肿瘤》的升级版。此书阐述的观点是:癌症只是慢性病,可防也可治!本书全面汇集了作者30多年来从事抗癌工作的宝贵经验与深刻反思,分新观点、新治疗及新康复三部分,从国内外两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抗癌主张、新观念,书中还配有大量病例加以佐证。

【上期回顾】

一个癌症病人胆小、谨慎,到处求治。来找笔者时,在桌子上哗啦啦地倒出这几日不同医师给他开的十几种药。但治疗癌症不是修车,哪儿不好就开治哪儿的药,这样反而适得其反。

美国《癌症与慢性病》杂志归纳出癌症难治与高死亡率的四大原因,其之首,就是恶性肿瘤极易转移复发。在国人中也有同样看法:癌症一旦复发转移,便被认定为死期不远,救治已无多大价值。然而,易转移复发,本身就是恶性肿瘤的生物学基本特点之一,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实;而另一方面,转移复发的患者中,大量仍健康或较健康地活着,有的甚至活过了20年,这同样也是铁定的事实。笔者所在的肿瘤治疗机构,是一所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医疗机构,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求助者中单纯的、早期的癌症患者所占比例不高,70%以上初诊时已有转移复发,常被认为是无路可走时,才来找寻中医药这座最后的“独木桥”;其中,有不少是非常棘手的晚期患者。然而,粗略统计表明:求诊者中,只要能坚持治疗3个月以上者,有70%左右活过了5年。现在仍接受诊治或康复治疗的一千例5年以上患者中,只有两成多一点是单纯的早期肿瘤,没有转移复发的。因此,事实表明,转移复发需要努力防范;但即使转移复发了,也并非离死期不远,积极治疗,大多仍可“柳暗花明”。

对于已转移复发而又生存下来的肿瘤患者的成功康复经验,我们总结出了三条:

(1)别轻言放弃,办法总会有。
 (2)需科学、合理、适度治疗,切勿莫把赌注押在最后一次创伤性治疗上,且此时需以中医药调治为主。
 (3)坚持综合治疗,综合康复,且必须持之以恒。

其中,尤其以“别轻言放弃”最为关键,别乱押赌注也很更要。

不久前,远在美国的托尼·莫先生的太太打电话给笔者,她压抑不

住兴奋地告诉笔者,其先生刚在美国做了系统检查,癌肿令人惊奇地消失了,美国医师称此为绝对的奇迹。就在托尼·莫患病后不久,他所在的州政府一位高官也患了与托尼·莫同样的病,病情似乎还要轻,却已于半年前辞世。

事情要从2005年4月起。一个门诊日的下午,门诊部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身贵夫人打扮,心急火燎地求救于笔者。说她先生在上海刚由顶级医生做完手术,被确诊为胆囊癌。术前PET-CT已提示肝内多发性转移,腹腔内多个淋巴结转移,肺及纵膈有可疑转移灶,左锁骨上淋巴结及纵膈有可疑转移。术中又见肝门区、十二指肠降段及相邻胰头之间有淋巴结转移,已无法切除。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医生做了胆囊癌切除术,余未做清扫。并明确告知,寿命2-3个月。此类癌症本就治疗效果欠佳,而此患者已属高龄,无计可施,故她非常迫切地求助于笔者。

托尼·莫,美国的第三代华裔移民,一个家族性大企业的董事长,他已完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及其危险性。对于这么一个患者来说,第一点是要确立或重振他的生存信念,其次才是药物的合理治疗。为此笔者与他交谈了足足1个多小时,直到他说话底气越来越足、嗓子越来越响,出现了笑容;然后建议他认真地以中医药零毒抑瘤为主,必要时不妨进行几次化疗,看看反应。

托尼·莫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十分认真地接受了中医药治疗,简直当做每日的功课,定期大剂量服用零毒抑瘤制剂,却未接受化疗的建议。因为当地的医师告诉他这已没有多大意义。而这一次,先是在美国做了一个彻底检查,结果令人惊奇!旋即回到国内,又做了个PET-CT,

结果同样表明:①胆囊癌术后,经综合(中医药)治疗后,术区局部未见明显复发征象。②肝门处淋巴结转移灶代谢抑制,肝内转移灶已消失。③肺与纵膈亦代谢抑制,局部有炎性增生。④左侧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灶代谢抑制(即转移已得到有效控制),全身其他部位PET-CT未见明显异常。所有医生都认为:奇迹终于发生了,托尼·莫绝处逢生。

其夫人更是兴冲冲地专程赶来上海,给我们看所有的结果。那种兴奋溢于言表的神色让门诊当天十几位候诊者都大受感染和鼓励。这自然也令笔者十分高兴:首先,这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笔者当时对托尼夫人说,继续认真治疗,奇迹还可以进一步创造。其次,人们再一次破解了所谓的癌症几个月寿命之说。在我们上千位3年、5年生活得好好的患者中,许多人当时就是被判定了只有3个月、6个月的寿命。其实,这类“科学”结论都是相对的。尽管有一些数据支持,但生命领域更多的是“例外”,更多的是“奇迹”。

鉴于此,笔者从不轻易与人讨论寿命问题。而庞大的家族及亲友的支持和康复期望,包括可以猜想得到的对其生活的悉心关怀等,也应该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再一次表明:癌症,哪怕是晚期难治性癌症,只是难治而已,并非等同于绝症。

早在2004年,云南的陈子久、李文辉等医师即报道过在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牵头的8家权威医疗机构联合开展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多中心、随机、双盲临床试验中的两个典型案例,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该报告如下:

云南弥勒县58岁潘女士,2002

年8月,被云南省肿瘤医院确诊为I-IIIB期右肺鳞癌,右锁骨转移,经过56天的靶向放射治疗,加上服用能够拮抗放疗毒副作用,又能提高放疗敏感度的傣族抗癌药后一个月的CT片显示,右肺上叶前段的病灶消失,4个月后右锁骨淋巴结消失,患者病情已完全缓解,从得病至今,已与正常人一样高质量地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

另一位是北京61岁患者刘先生,2003年4月21日,被解放军第307医院确诊为IIIA期右肺鳞癌,同侧纵膈淋巴结转移。入组后一周,患者又希望手术治疗而出组。该患者术后又连续进行了四个疗程的化疗,白细胞最低时只有1200,血小板35万,虽然在化疗期间,多次使用升高白细胞的G-CSF制剂和输血小板,但5个月后又发现同侧锁骨淋巴结及骨转移,到2004年2月,该病人去世,生存期仅为10个月。

“同为右肺鳞癌病人,而IIIB期潘女士比IIIA期的刘先生更为晚期,但前者选择了‘靶向和控制’的治疗方案,病人不仅生活质量高、生存期长,治疗费用也低。可见,对初治的癌症病人来说,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是十分重要的。”

至此,我们觉得陈子久、李文辉等医师在报告完了上述案例后的一番分析很值得一提。他们说:“我们有些临床医生一提这至今仍机械地强调根治术或局部癌灶大小的变化,而忽视‘病人’与‘病’的辩证关系。治病是为了救人,如果病人的生活质量非但没有因‘治病’得到有效改善,反而恶化;生存期也没因‘治病’而得到延长;那么,病人又何苦为‘治病’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呢?”今天许多患者的经历不正是这样吗?这不值得我们好好地痛定思痛吗?